

## ■瑞安方言系列4

瑞安话读法渐趋消失

## 唐诗宋词中的“瑞安词汇”

■记者 林晓

上一期，我们在“瑞安方言系列”文章《天光吃底饱瞪瞪，眙眙<瑞安日报>有新闻》中，讲到了隋代《切韵》的原书已失传，但瑞安话里还有“切韵时期”中“南方音”的遗留。

在瑞安，一般人讲话都是相当“软”，有点“轻轻气儿”，这实际是“浊音浊化”的表现。而历史上的官话在“浊音清化”之后，汉语的语音体系就发生了阴阳失衡，底气“虚化”，变成了响亮的官腔语言。“扯着嗓门”这个恶习，也大概是“浊音清化”的时候形成的。

我们还讲到了瑞安话“麦卖啊弗啊？”“该日(音纳)生日(音入)酒摆几桌呢？”“该日天光吃底饱瞪瞪，眙眙《瑞安日报》有新闻。”等等这几句话综合了声调的变化，属于有降有升、抑扬顿挫的语言表达类型。

这一期“玉海楼”栏目，我们继续关注“瑞安方言”，讲一讲瑞安话与唐诗宋词之间的关系。

## 朗诵《江雪》引起读者争议

之前，我们在《天光吃底饱瞪瞪，眙眙<瑞安日报>有新闻》文章中，推荐了一首唐代诗人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，《江雪》诗用短促的入声字(-t韵尾)作韵，引来几位读者来电读诗。读后，大家说用瑞安话读诗“实真是有味道”，“读起来爽快”。

可是，用瑞安话读诗并不简单，《江雪》这首诗一读就读出了问题。几位读者还为此争论起来，各持各理。问题就出在这首诗开头的第一个“江”字。

用瑞安话讲，“江”字一般都读作“刚”。比如飞云江、瓯江、鳌江等等江湖名称，我们都读作“飞云刚、瓯刚、鳌刚”。但“江”字还有一种读法，在表达某人姓氏的时候，则读作“姜”，近似普通话的“江”，这是所谓的文读法。

对文白异读的了解还不够，我们会在此后的“瑞安方言系列”文章中继续介绍。

此前，我们讲了瑞安话是吴语，吴语是中国诸语言中，古汉语保留程度最高的语言之一，它在语言学上的一些特点，保留了语言中的浊音，还保留了入声，此外还有文白异读。文白异读在吴语、闽南语、客家话中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。

“江”这个字，在吴语区内，一般都读作“刚”，这是所谓的白读法，而在表达某人姓氏的时候，它又读作“姜”，近似普通话的“江”，这是所谓的文读法。

温州鼓词在演唱时，就常有文白异读的唱法。在表达大场面，正面人物的刚毅一面或更加严谨的“文人气质”时，就用文读法演唱。如鼓词开篇中常有“江山、岁月”等引文唱词，这时就用文读法，唱作“姜山、岁月”。

所以，很明确的是，读《江雪》诗时，“江雪”两个字应读作“姜雪”。瑞安话这种文读法早在百年前的私塾、学堂、书院中，还很常见。但不过百年，瑞安话在唐诗宋词中的读法已渐趋消失，令人叹息。

要了解“江”字在唐诗宋词中的读法，我们就要讲到瑞安话的文白异读。显然，大家

## 唐诗宋词中有“瑞安词汇”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也许很可以说明方言给人一种家乡情结。由于历史、地理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，汉语言形成了多种方言。各方言共同形成了汉语言体系，各有差异又统一于文字。

瑞安方言来源于古汉语，虽然很少有书面语材料

流传下来，但从我国古代文献如唐诗宋词中可以找到与当今瑞安话相同的材料，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并不十分适当的说法，称之为“瑞安词汇”。

过去，我们不知道唐诗宋词中还有“瑞安词汇”。认为讲瑞安话比较土气，难登大雅之堂，讲普通话就“洋气”。实际上，我们还可以在

《诗经》、《唐诗》中找到它的影子，用瑞安话读唐诗宋词中的口语，才有味道。

正是唐诗宋词里使用了很多当时的口语，这些口语化的“瑞安词汇”，很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共同使用的词语，其中的一部分至今仍在瑞安话里使用。为此，我们找到了一些与今瑞安话意义相同的唐诗宋词。

## 古诗中的“天光、日昼、黄昏”

“天光、天光早”，在瑞安话中指天亮的意思，也指上午的时间，“天光”还引申为早餐，比如“吃天光”。在瑞安童谣《打卵汤》中，就出现有“天光”。“汪啊汪，打卵汤。卵汤花，莲子炖糖霜。阿姆儿吃底凉汪汪，一夜晒到大(音似佗)天光。”

唐代诗人李群玉在《法华微上人盛话金山境胜，旧游在目，吟成此篇》诗中，有：“日昼风烟静，花明草树繁。”原意是“日到中天”的意思，与瑞安话意义相同。

唐代诗人王昌龄在《送韦十二兵曹》中，有“寒夜天光白，海净月色真。对坐论岁暮，弦悲岂无因。”

“日昼”，在瑞安话中指中午的意思，“日昼”还引申

为中餐。在瑞安童谣《月光光》中，也有“日昼”。“月光光，佛上堂；芝麻盐，配天光；紫带豆，配日昼；红粉茄儿配接(济)力；乌菜干，配黄(音似闲)昏。”

唐代诗人戴叔伦在《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，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忻》诗中，有：“日昼风烟静，花明草树繁。”原意是“日到中天”的意思，与瑞安话意义相同。

宋代诗人杨万里写下“睡思初酣过午强，起来四顾已斜阳。”诗中以《日昼睡独觉》为题，与瑞安话中的“日昼”相同。

“黄昏”这个词用瑞安话讲，音是“闲昏”，引申为晚

餐，有“吃黄昏”的说法。上面说到的瑞安童谣《月光光》中，也有“乌菜干，配黄昏”一句。

在古诗中，“黄昏”一词追溯极远，早在《离骚》、《楚辞》中，就有其身影。《离骚》中曰“黄昏以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。”《楚辞》中有“意欲兮沈吟，迫日兮黄昏。”

在唐诗宋词中，“黄昏”就更多了。唐代诗人韦庄的《春愁》有“落花寂寂黄昏雨，深院无人独倚门。”唐代诗人卢仝的《苦雪寄退之》有“柴门没胫昼不扫，黄昏绕树栖寒鸦。”不再一一例举。

## “六月、寒天”有诗歌意象

“六月”在瑞安话中，指夏天，也说“五六月”。

在瑞安歌谣中，与“六月”相关的，以《六月尝新》最为有名。其中有“六月早稻黄又黄，打把稻剑日日忙。天光割来露水谷，黄昏晒燥好上仓。”

还有瑞安地方谜语一则，《扇扇有凉风》既象歌谣，也可以讲是地方方言谜语，也讲“五六月”夏天的事情：“扇扇有凉风，日日在手中，年年五六月，夜夜打蚊虫。”

在古代诗词中，有李频的《即席送许制之曹南省兄》诗：“梅烂荷圆六月天，归帆高背虎丘烟。”姚合《闻新蝉寄李馀》诗：“往年六月蝉应到，每到闻时骨欲惊。”郑概《忆长安·六月》诗：“忆长安，六月时，风台水榭透迤。”包佶《同李吏部伏日口号，呈元庶子、

路中丞》诗：“火炎逢六月，金伏过三庚。几度衣裳汗，谁家枕簟清。”欧阳修《渔家傲》词：“六月炎天时霎雨。行云涌出奇峰露。沼上嫩莲腰束素。”赵以夫《忆旧游慢》词：“水乡六月无暑，寒玉散清冰。”黄人杰《临江仙》词：“六月炎官收火伞，南薰尽洗烦蒸。”

“寒天”一词相对于“六月”来说，稍稍陌生，是冬天的意思。在瑞安歌谣《头字歌》中，可以找到“寒天”相关的地方。“日日踏船头，划(落)船吃苦头。摸黑五更头，日日汗淋头。吃的(是)烂菜头，盖的(音似耿着)破被头。六月晒日头，寒天刺骨头。破船露(漏)钉头，旧爻成(变)板头。划(落)船有兴头，地痞捏拳头，打爻只摇头。一年干到头，只剩十指头。”这是旧社会中，经

营渔业的船工、水手的生活写照。

而在诗词中，白居易《自题》诗：“老宜官冷静，贫赖俸优饶。热月无堆案，寒天不趁朝。”寒天与热月相对。姚合《和厉玄侍御、无可上人会宿见寄》诗：“九衢难会宿，况复是寒天。”齐己《剃发》诗：“向老凋疏尽，寒天不出房。”意思是人老了头发掉光了，冬天冷得不敢出门。白居易《初授赞善大夫早朝，寄李二十助教》诗：“寂寞曹司非热地，萧条风雪是寒天。”张籍《野居》诗：“寒天白日短，檐下暖我躯。”岑参《范公丛竹歌》诗：“寒天草木黄落尽，犹自青青君始知。”

下一期，我们的“瑞安方言系列”，继续讲瑞安话与唐诗宋词之间的关系。